

哈尔滨文史資料

第二輯

(內部發行)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编辑说明

为了贯彻落实《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规定的“根据统一战线组织的特点进行关于中国近代史、现代史资料的征集、研究和出版工作”的任务，政协哈尔滨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决定出版不定期的内部刊物《哈尔滨文史资料》，以便推动我市文史资料工作的开展，进一步为历史研究和教学服务，为发展统一战线服务，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本刊所选的资料，主要是从清末到文化大革命前各个时期的哈尔滨历史的各个方面，不拘体裁，不论长短，只要有史料价值，均可选入。欢迎来稿。

本刊所选的资料大都是撰写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有一定的史料参考价值。但由于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所述史实可能不尽翔实，观点可能不尽正确，在编辑工作中也会存在某些缺点错误，欢迎读者提出补充、订正或批评、建议。

本刊对来稿可加以选录、删节和文字上的修改。

目 录

- 忆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在哈召开 苏毓汉(1)
军长的枪 张泉山(6)
哈尔滨妇女协进会成立始末 孔繁贞(13)
张廷阁其人其事 金宗林(17)
我所知道的双合盛与张廷阁 杨云程(42)
简介哈尔滨体育界元老——王立疆 赵乃乐(56)
回忆哈尔滨体育(一) 王立疆(59)
吉万山力挫白俄大力士 张继修(78)
哈市冰灯兴起之点滴 张永滨(84)
冰城的冰雪艺术 杨世昌(90)
✓《北光日报》始末 马英林(95)
我记忆中的慈惠小学校 于文学(106)
基督教在日伪统治时期的遭遇 杨松山(111)
吉林师管区征兵始末 李寓春(121)
- 小
资
料
- 中国工会历次代表大会简介 (5)
杨靖宇 (12)
哈市各拳术流派第一个传播者 (83)
关于卍字 (110)
基督教 (120)

忆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在哈召开

苏 毅 汉①

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是一九四八年八月一日在哈尔滨市召开的。这次大会是继一九二九年在上海秘密召开的全国第五次劳动大会十九年后，又一次工人阶级大团结的盛会，对于推动全国的解放，以至建设新中国都有着重要意义。每当我回忆起参加这次大会的情景，心情就非常激动，在会议期间的所见所闻，至今还记忆犹新。

一九四八年，我是兰西县民运干事，因为我参加工作以前是铁匠，领导便派我以全县工人代表的身份，作为黑龙江省代表团的成员出席了全国劳动大会。我们代表团共二十多人，在何志宏带领下从北安乘火车到哈尔滨，住在道里的建成旅馆。

当时我是头一次到哈尔滨，虽说哈尔滨是全国解放最早的城市，但暗藏的敌人有时仍然很嚣张。据说，国民党得知我们开这次劳动大会，有几百名特务妄图进行破坏活动。会前，何志宏按照大会的要求，告诉我们：在会议期间，任何人不准外出。我们参加的是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如果出了事，个人牺牲了事小，政治影响事大。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严格遵守大会的纪律，不得违犯。

大会开始之前，发给我们与会者每人一个兰紫色金字绸面小

①原哈尔滨市警备区副政委，现已离休。

本子，封面上写着：“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纪念册”。这个纪念册也是进入会场的凭证，我们都小心翼翼保存在身上。代表团住的地方离大会会场只有几百米远，来回都徒步集体出入。中央领导和省领导住在马迭尔旅馆（现在哈尔滨宾馆），他们离会场稍远一点，有时乘马车来会场。

八月一日早七点多钟，我们集体整队走向会址——兆麟影院（现在的儿童电影院）（见封二）。那天会场内外都有武装警卫。大会会场布置得庄严朴素，横额上写着“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两旁悬挂着“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标语口号。主持会议的是李立三同志，在主席台上的有陈云、刘宁一、刘长胜、蔡畅、罗荣桓、李顿伯，还有东北地区工会负责人张维贞，全国邮电工会负责人朱学范，都是经过李立三同志逐个介绍才认识的。

正式开会之前，还介绍了全国著名劳动模范，我印象最深的有赵占槐，北京发电厂刘英源，上海女代表唐桂芬。大会执行主席把他们一一请上台，与代表们见面，博得一阵阵热烈掌声。还特地介绍朱学范和上海代表团以及其他远道而来的代表们。大会主席说：参加这次劳动大会的有中国劳动协会的代表，有国民党统治区各大城市的代表，有铁路、矿山、军工、电业、纺织等大产业部门的代表共五百一十八人，代表着全国有组织的工人二百八十多万人。又说：代表们大部分在国民党统治区，来参加这次大会很不容易，是经过几十天的行程，千里迢迢，通过多少道封锁线才来到哈尔滨的。讲到这又博得一阵长时间的掌声。李立三同志在向代表们介绍坐在主席台上的成员时还说：“刘宁一、蔡畅同志特地从苏联赶回来参加这次劳动大会，他们都是搞世界工运

的。”这时，刘宁一、蔡畅站起来向大家点头致意。我发现刘宁一、蔡畅同志是与其他代表不同，他俩都是大个子，穿着一身笔挺的西服，很精神。李立三同志还宣读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的祝词。他介绍说这是七月二十九日党中央发来的电报。我记得电文说，这次劳动大会的召开，表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我国人民解放战争已经接近最后胜利，表示全国性的新的大革命时期又要到来。还特别提到向敌占区远道而来的代表表示敬意。

接着，李立三同志致开幕词。他主要阐述了第五次劳动大会以来的十九年中，中国革命在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领导下，胜利地经过了三个革命时期，证明了中国工人阶级始终是中国人民争取民主独立解放斗争的先锋队和领导者，是在斗争中最坚决最彻底的领导阶级。他提议大家向数十年来在工人阶级斗争中英勇牺牲的烈士林祥谦、施洋、赵世炎、项英、邓发等同志致哀。这时全场肃立默哀。当李立三同志讲到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已转入全面进攻，我们向朱总司令致敬时，全场起立高呼：“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还讲到我们取得胜利的原因是由于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的领导，是由于毛泽东主席的英明领导，有毛主席掌舵。这时，全场代表又一次起立并奏乐：《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高呼：“毛主席万岁！”

李立三同志致开幕词后，分组讨论。在大会的第三、第四两日，陈云同志作了报告，他提到：在筹备这次大会过程中，中央领导同志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对如何开好这次劳动大会都分别作了具体指示。接着，他作了《关于职工运动和当前任务》的报告。在陈云同志长时间的报告过程中，全场代表始终聚精会神，

低头记录。他的报告分四部分。我记得他在报告中号召全国工人阶级紧密团结全国人民，积极支援人民解放军，迅速实现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任务。他还号召国民党统治区工人阶级准备迎接人民解放军，要保护好工厂里的机器和一切生产设备，使之不受破坏。他特别强调要保护好机器上的轮带，没有轮带机器就转不了。还讲到恢复全国总工会的问题。讲到最后，他领着全场高呼：“全中国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在毛主席的旗帜下前进！”

大会期间，有一天突然从哈尔滨火车站到会场道路两旁布置了武装警卫，还有许多摩托车作前导和护卫。当时，我们不知道是那一个领导来了，大会开始后才知道是东北局书记林彪来参加会议。他也讲了话，讲的主要内容是当时的战争形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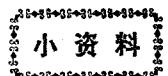
大会最后的两个议程，一个是通过第六次劳动大会《关于中国职工运动当前任务的决议》，一个是决定恢复中国工人阶级统一的全国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并选举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在酝酿工会领导人选时，我们来自基层的代表不大了解上层的情况，听一些老同志讲：李立三犯过左倾错误，所以有些人不同意选他当工会领导人，要求选刘少奇当主席，理由是做过工运工作，有经验，有威望。我记得为这件事，陈云等领导同志还把代表中的党员单独召集起来做工作。经过反复酝酿协商，最后还是选举李立三当工会副主席，朱学范、刘宁一都是副主席，陈云是主席。后来，请刘少奇当名誉主席。

在整个会议期间，代表们一直从住地到会场，从会场回住地，其他地方那也没去过，大家都想看看哈尔滨市容。在完成了大会所有议程之后，根据代表们的一致要求，大会安排我们乘坐

火车周游哈尔滨一圈。我们从哈尔滨站上车，车头上插着大红旗，每节车厢都有解说员，途经香坊、东门、三棵树，最后又返回哈站，游览了市容，代表们心满意足，感谢领导的关怀。下车以后，又集体参观了三十六棚铁路车辆工厂，特别观看了铸造车间，大开眼界，头一回见识工序那么复杂，看到工人非常辛苦。当时想，中国工人阶级真了不起！这是对我打烙印最深的一次实际教育。

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历时二十二天，于八月二十二日胜利闭幕。

（王梓俊 整理）



小资料

中国工会历次代表大会简介

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是1922年5月1日至6日在广州召开的，到会代表一百六十二人。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是1925年5月1日至7日在广州举行的，到会代表二百八十一人。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于1926年5月1日至12日在广州召开，到会代表五百零二人。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于1927年6月11日在汉口举行，参加大会的各地代表四百二十人。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于1929年11月7日至11日在上海秘密举行，到会代表二十九人。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在1948年8月1日至22日在哈尔滨召开。到会代表五百一十八人。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53年5月2日至11日在北京召开。到会代表八百三十名。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57年12月2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到会代表九百八十三名。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78年10月11日至21日在北京召开。到会代表一千九百六十三名。

中国工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83年10月18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一千九百九十八名。

军 长 的 枪

张 泉 山

我怀着无限敬仰的心情瞻仰了东北烈士馆，在杨靖宇军长的遗像前，看着他曾经用过的三支手枪的照片，凝思许久。我的心仿佛又回到了遥远的年代，回到了在杨靖宇军长身边生活的岁月。……是啊！这照片上的三支手枪，左边和右边两支的来历，至今我仍然历历在目。

活捉“三省”顾问缴获小手枪

一九三五年五月，长白山刚刚脱去素裹的银装，换上绿色的装束。杨靖宇军长带领军部、二师的两个团、少年营和政治保安连，一千余人，攻下牤牛哨镇，缴获一些战利品，正往通化和金川方向开进。部队打了胜仗，情绪很高，每到一地宿营，不顾行军疲劳，有的高兴地跳起舞，有的唱起最爱唱的第一军军歌：“东北人民革命军，大家一条心，真正打日本……。”

这天吃过早饭，根据军长指示，部队要翻缸山，抄近路直奔金川一带。一提起缸山，这里的老乡传说它有九岭十八坡，山峦层层叠叠，连绵起伏，地势险要。山脚下是新宾到通化的公路，犹如一条飘带蜿蜒而过。这几天，军长感冒了，身体十分虚弱。上山时，只见军长气喘吁吁，汗珠顺着他的额头直往下滚。我们看军长带病爬山，心里很不是滋味，要用担架抬他，可他说

什么也不肯。我们几个警卫员只好扶着军长慢慢往山上走去。

刚到半山腰，突然发现敌情，侦察员向军长报告说：“从新宾方向沿公路开来三辆军用卡车，离我们约莫七、八里路。”军长一听立即警觉起来，他病得微黄的脸上泛起红晕，炯炯有神的眼睛扑闪了两下。好象他的病，被这突如其来的敌情，一下子治好了。他转过脸从警卫员小王手里接过望远镜，朝山下望去。只见他紧锁眉头，可能正在思索着如何应付这突然的情况。我们几个警卫员在一旁咬着耳朵小声议论着：这几辆卡车不是伪满州国的运货车，就是日本鬼子的“讨伐”队。小张跟军长时间比较长，满有把握地说：“不管来什么样的敌人，来多少敌人，没有准备的仗，军长肯定不能打就是了……。”他还没说完，我们班长看了小张一眼说：“军长指挥部队，最善于捕捉战机，只要有利非敲掉他不可。”我听着他们的议论，觉得的确有道理。心想，军长身经百战，大智大勇，指挥果断，无论敌情怎样千变万化，都能巧布神兵，夺得胜利……。

片刻，军长把望远镜递给小王，眼睛盯着山下，先是微微一笑，然后，诙谐而果断地说：“送到咱边的‘肥肉’还能不吃？命令少年营消灭它……！”又命令：“没有战斗任务的部队停止前进，就地隐蔽，做好战斗准备。”

张副官见军长决心已定，按照军长的指示，迅速跑到少年营最后面的二连，向徐连长传达军长的命令说：“占领公路这一侧的有利地形，封锁敌人的去路，消灭车上的敌人。”

徐连长一听，随即挥起手枪，往山下方向一指：“同志们，上刺刀，跟我前进！”话音一落，队伍里即刻噼哩啪啦一阵作响，战士们的步枪上闪出了雪亮的刺刀。全连五十多名战士由原来

的行军纵队，唰拉一下变成了横队，象猛虎扑食，直奔山下。

几分钟时间，战士们逼近了公路。这时，敌人第一辆汽车已经呜呜地爬上来了。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驾驶楼上架着一挺机枪，车上坐着十多个鬼子，都背着枪，有的还在嘻戏！显然，敌人没有任何准备。见此情景，徐连长朝着汽车的上坡方向一挥手，在“冲过去”的一声命令下，一排的战士迅速勇猛地冲了上去，占据了有利地形。第一辆汽车已经开过来了，二百米，一百米……，离我们越来越近。大家的心情既紧张又非常着急，急待着张副官和连长下出击的命令。当敌人后两辆汽车接踵而至，随着“叭、叭”两声清脆的枪响，仇恨的子弹象雨点一样，向敌群扫了过去。顿时，子弹呼啸声，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一下子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汽车上的敌人乱了营，有的凭借车箱向我们拼命射击，有的示意跳车逃跑。敌汽车司机则加大油门，嘟嘟嘟的往上冲，企图乘混乱之机冲出去。刚跑出十多米远，一颗手榴弹正好投进了驾驶室，“轰”的一声，第一辆汽车被打着了火。这样使第二、第三两辆汽车既前进不得又后退不成。此时，敌人乱成一锅粥，纷纷跳下车，象一群受惊的野兽，一面疯狂向我们射击，一面拼命往回逃跑。当二排的同志们冲到汽车跟前时，发现一个胖得象肥猪一样的日本鬼子，从驾驶室内钻了出来，想负隅顽抗，举起手枪正向着四班长瞄准。一名战士手急眼快，上前一枪托打掉了他的手枪，大喝一声：“举起手来！”这个家伙象是听不懂战士的话，呆若木鸡似地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另一位战士上前用一截铁丝，将他绑了起来。

大约十分钟时间，战斗结束了。张副官、徐连长还有几名战士，把这个鬼子押到了军长跟前，报告了战斗的简要情况。共

毙、俘十三个鬼子，缴获一挺轻重两用机枪，我们受伤三人。张副官看着军长的神态，拿出一支乌黑铮亮的手枪，指着那个俘虏说：“这支枪就是他的，还有二十二发子弹呢！”徐连长插话说：“军长，你还没有一支象样的手枪，我们连都要求将这支枪留给你。”

军长听着大家的汇报，满意地笑了，接过张副官手中的小手枪，掂量掂量说：“好，既然这是大家的心意，我就接受了。”

翻过缸山，部队在柞木台子宿营时，我们审问了这个日本鬼子，才知道他就是驻伪满（安东、通化和奉天）三省顾问。

从此，这支小手枪便成了杨军长的随身武器。

争取朱海乐 送枪做纪念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在东北的部分军队，如黑龙江的马占山，吉林的李杜、辽宁的唐聚武等，一度进行过抗日。这些军队由于政治上动摇、软弱，军事上不统一，组织上散漫，在日军的政治诱降和军事进攻下，至一九三三年初都先后溃散了。这时，盘石、海龙、柳河等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迅速发展起来。杨靖宇军长根据中共满州省委的指示，收编、改造和争取了一些东北军、山林队或土著武装，建立了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壮大了抗日队伍。

那时，溃散的东北军，有的投降日本，当了汉奸；有的重新拉起队伍，“坐山为寇”；有的接受党的领导，打起抗日大旗，参加了抗日队伍。朱海乐在“九一八”前，是通化一带的土著武装的首领，东北军入关后，他自称是抗日救国军团长。

据了解朱海乐出身贫穷，从小给地主打活，吃了不少苦和累。处境的艰辛，使他走上了戎马生涯。他拉起队伍，打着“杀富济贫”的旗号，其实只“杀富”不济贫，将得到的钱财，留做他们吃喝玩乐。日本鬼子在东北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也直接侵犯到他的利益。所以，他对日本鬼子的胡作非为也感到痛恶，曾经与日军打过几仗，都失利了。但为保住他团长的“宝座”，后来，不敢与日军交战了。抗日联军的日益发展壮大，对朱海乐有很大影响，朱海乐也十分敬佩杨靖宇军长的爱国思想。

一九三五年冬天，军长率领军部、少年营等部队到通化一带活动，其中一个主要任务，就是要争取和教育朱海乐共同抗日。因此，一到这里军长就派人与朱海乐取得了联系。

一天上午，军长在通化的三岔河一个地主家里约见了朱海乐。我和另一个警卫员也随同前往。这天，朱海乐着装整齐，挎着手枪，我们一名副官引他见了军长。朱海乐一见军长兴奋地说：“久仰司令大名，今日有幸见到司令，非常高兴……。”

谈话中朱海乐说：“我已安排杀猪宰羊，要与你们喝一次见面酒。”“好！感谢你们。”军长笑着答应了。

酒席间，军长本来不会喝酒，也不抽烟，可这次他却不同往常，和朱海乐一边喝酒，一边交谈。开头军长很风趣地跟朱海乐说：“你是朱（猪），我是杨（羊），咱们‘朱杨’一圈。日本人霸占东北，肯定要既杀猪（朱）又宰羊（杨）嘛”大家听了都哈哈大笑起来。就这样军长打着比喻，深入浅出地讲抗日救国道理，讲当亡国奴的痛苦，讲“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正交谈着，朱海乐忽然话题一转：“杨司令，你使用的是什么枪？怎么样？”

军长用手摸了一下枪套，说：“我的枪不好，三号匣子。”

朱海乐一听，放下了酒杯，眉飞色舞地炫耀说：“我的大镜面手枪，在这一带谁也比不上。”他洋洋得意地伸出大姆指继续说：“就是有了这支枪，我才拉起了这支队伍，它是我最心爱的一件‘宝贝’”。他一边说着，一边用手取下枪，放到桌子上。又赞不绝口地说：“这支手枪叫大镜面，它大狗头，通天挡，满槽，金机，打起来百发百中。”他稍停了一下叹息道：“不过，这支枪在我手里没有多大用途。司令指挥着千军万马，在你手里比在我手里用途大，为了表示我抗日的一片心意，请司令收下。等抗战胜利了，只要不忘记我朱海乐就行。”

此时，军长站起身来微笑着说：“朱团长太谦虚了。只要你一心抗日，今后咱们就同心协力，这支枪在你手里也一样有用。今天，我只收下你决心抗日的诚心诚意，我们一军的全体将士，欢迎你。”军长的一番话赢得全场热烈的掌声。

朱海乐见军长不肯收他的枪，沉下脸说：“如果杨司令不收下这支枪，就是不相信我朱海乐的诚意，就是没有看起我朱团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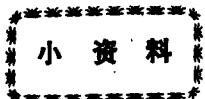
盛情难却，军长说了声：“那好，我收下。”随后，军长让张副官又拿来两支三八枪，同自己的三号匣子枪一起送给朱海乐。并说：“朱团长枪少，为了团结抗日，你就留做纪念吧。”

以此为始，大大激发了朱海乐的抗日热情。根据军长的建议，他重新整顿了部队，走上抗日的战场，为打击日本侵略者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四十多年过去了，回顾起杨靖宇将军在极其残酷的斗争中，不论形势怎样千变万化，他沉着果断的指挥艺术和团结抗日的宽

宏气度，仍然象昨天一样激励着我。

(王梓俊、高学修记录整理)



杨 靖 宇

杨靖宇（1905——1940）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原名马尚德，河南确山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初在党的领导下，发动了确山农民起义。大革命失败后，他又领导了刘店秋收起义，曾任确山工农红军总指挥、中共豫南特委书记。

1929年党派他到东北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任东北反日救国会总会长，积极领导抗日活动。1932年任中国共产党哈尔滨市委书记。1933年起，历任磐石游击队政治委员、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独立师师长兼政治委员、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军长兼政治委员、第一路军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和中共南满省委书记等职，在东北长期坚持艰苦的抗日游击战争。1940年2月23日在吉林濛江（今靖宇县）与日军战斗中壮烈殉国。

哈尔滨妇女协进会成立始末

孔繁贞①

我家祖籍山东曲阜，一九〇六年全家来到哈尔滨，在道外的傅家甸②盖了三间草房居住。父亲孔庆玺是一位中医，并在道外开设了“大成堂”药铺，行医兼卖药，这是哈尔滨最早的一家药店。我六岁开始上学，学校在道外四道街。一九一二年滨江县创办第一女子小学，地点在道外八道街。我转入这个学校读书，一直到小学毕业。

毕业后，我考入奉天女子师范。当时毕业同学赴外地上学的只有三个人，就是当时《晨光报》上说的“三贞”。一个是吴淑珍，她到北京上学去了；第二个是李允珍，她去吉林师范；再一个就是我。每到暑假，我们都回到哈尔滨。记得一九一九年那次暑假，吴淑珍从北京回来度假，我们都到小学时候的老师柴镜石③家聚会。吴淑珍给我们介绍了她在北京参加“五四”运动的情景，讲了怎样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怎样火烧赵家楼，怎样同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这些卖国贼进行斗争。听了她的介绍，使我们都活跃起来，激起了大家的爱国热情。

①孔繁贞同志现年七十九岁，九一八事变后离哈随丈夫沈矫如去北京居住，解放后曾先后在北京农大、北京师大任教和作翻译工作。

②据孔繁贞说，傅家甸当时只有孔、傅两家，原是荒甸子，姓傅的先在那里破土盖房定居下来，所以人们就管它叫傅家甸；又因为傅家在那里开个为渔民住宿的旅店，所以又叫傅家店。

③她是《远东报》主笔杨墨轩的夫人，后来夫妇二人均在中东铁路法律处工作。

暑假过后，我回到学校，向老师们讲了北京学生参加“五四”运动的情况，他们也很受教育。以后，校长还让我向全校同学做了一次讲演，同学们听了都非常激动。从此我们学校也不平静了，隔三差五闹学潮，引起了当局的注意。后来，军阀撤了校长和学监的职务，还开除了一些进步教师和学生。我虽然没被开除，但也受到警告。所以，我不想在这个学校念了，又转到上海，进了上海东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即上海大学的前身）。这个学校是当时有名的左派学校，陈望道、沈雁冰、郑振铎都是我的老师。我在这里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在上海读了三年书以后又回到哈尔滨，不久考入中东铁路局，当上了办事员。

这期间，我们在第一女子小学时的同学和柴镜石老师经常在一起聚会，谈论国家大事，交换对形势的看法，特别就如何提高女权问题争论不休。柴镜石老师是我们大家最喜欢的老师，她不仅学问好，而且在“五四”运动影响下，有进步思想。她经常说，提高女权不在高谈阔论，而妇女应该有个团体，领导妇女走到社会上来，为民众为国家做一番事业。在柴老师的倡导下，我们从一九二四年便开始着手筹建妇女的组织——哈尔滨妇女协进会。

在当时那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哪有妇女的地位，何况要成立个团体呢。好在我们这些人劲头很足，大家分头到处奔波，写呈子申请官厅备案，争取舆论界支持，甚至还找到滨江道尹蔡运升的夫人，请她加入妇女协进会，促进蔡运升早日批准，以取得合法手续。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被当局批准。

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八日，是哈尔滨妇女协进会成立的日子。开会地址是借用道外南四道街基督教青年会的三楼，会场中横悬“协进光明”四个大字。这天到会会员及男女来宾共六十余